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十八至三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監生臣張曾壇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所蝕僅四分未幾復

退故事日食不視朝吕頤浩言令車駕廵幸事務至繁

乃以晚朝進呈公事上謂頤浩曰太史所奏日蝕早而

分深朕適以油盆觀之食淺而退速頤浩曰陛下嚴恭

寅畏感格如此　宣義郎監登聞鼓院范燾上封事上

批令奉使金國吕頤浩名直學士院汪藻至都堂令作
國書且召壽赴堂咨問頤浩奏使臣以忠信為主而壽
所獻封事狂誕不經乃罷之　詔尚書兵部侍郎湯東
野權管平江府職事以李邴未至故也　是日上幸登
雲門外閱水軍時諜報金人陷登萊密州且於梁山泊
造舟恐由海道以窺江浙初命杜充居建康盡護諸將
至是輔臣言建康至杭州千里至明越又數百里緩急
稟命恐失事機請以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充兩浙江淮

守禦使自鎮江至蕪常界圌山福山諸要害處悉以隷之上曰未可此曹少能深識義理若權勢稍盛將來必與杜充爭衡止令兼圌山足矣

己酉上次常州

庚戌上次無錫縣晚朝進呈周望言昨晚望氣楚清覺嘗占天象牛宿光明正在東南敵騎不渡江第恐擾關陝襄鄧為五路災爾上曰大率皆本晉天文志本朝自祖宗禁星緯之學故自太史外世罕知者金人不禁其

人往往習知之

辛亥上次平江府

壬子金人降單州取興仁府遂陷南京守臣直徽猷閣淩唐佐為所執敵因而用之襲頤正忠義録云唐佐知應天府建炎三年金人圍城守節不屈偽齊欲用之不受命為所害此誤也趙甡之遺史云金人至應天唐佐投拜金人以應天為歸德府令唐佐知府事日歷附傳亦云金人陷南京執唐佐降之復以為南京守令從附傳唐佐紹興二年十月死節

癸丑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周望充兩浙荊湖等

路宣撫使時尚書右僕射呂頤浩請自留平江督諸將拒戰而命望駐兵鄂渚以控上流既而上以頤浩不可去行在乃以望為兩浙宣撫使總兵守平江府　翰林學士奉議郎張守為端明殿學士朝奉郎同簽書樞密院事　正議大夫李棁守戶部尚書徃建康調軍食（熊克小歷戶部侍郎李棁遷尚書按棁靖康中已為執政無緣復除侍郎克誤也棁初見元年正月辛卯）尚書戶部侍郎陳邦光移刑部兵部侍郎湯東野移工部

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移屯江州時隆祐皇太后在

南昌議者以為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可至上憂之遂命光世自姑熟移軍以為南昌屏蔽既至軍中月費錢十三萬緡江南路制置使起復寶文閣直學士權邦彦以用度不足告於朝已而言得東平府故吏報其父亡遂解官持服

丙辰廸功郎張邵為奉議郎直龍圖閣假禮部尚書充大金軍前通問使起復武翼郎楊憲為武義大夫副之時將復遣使入金而邵以上書得見因請行邵自楚州

渡淮則逢金軍遂見左監軍完顔昌於昌邑前御史中丞秦檜在焉知萊州吳鉌者宣和間為太學生與郃善昌使與郃飲酒鉌頗有得色初郃之至軍也昌責郃拜禮郃不從昌怒使人拘於昌邑久之憲與其從者謀欲共殺監已者脫身来歸事泄金人執憲鞭之與其徒囚祚山寨土牢郃以不同謀得免郃初見今年三月

初張浚調兵潭州而帥臣直龍圖閣辛炳懦怯不能遣幾至生變浚罷之起復直龍圖閣向子諲知潭州至是以聞日歷於此

日書二人除罷按此月壬申潭州軍變子諲已在本州相去纔十六日不應赴鎮如是之遽蓋浚先除後奏也

高麗請入貢詔不許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詔略曰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上大善之以藻為得體紹興二年閏四月癸巳再入貢

金人陷沂州守臣以城降

辛酉徽猷閣直學士陳彥文落職以張浚奏其在江州妄用諸司錢四十餘萬緡且多欺隱也仍遣御史一員往察其事未幾彥文卒

朝議大夫知岳州按史作鼎州邢

倞坐結伊都事再責汝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倞結伊都事已見元年正月辛卯

壬戌宣教郎直秘閣京東轉運判官張自牧追還所轉官資職名章服令開具元賫錢物收支數中尚書省金之未渡江也詔以自牧兼京東制置副使厚賜金帛遣行自牧至揚州留不進居數月乃言有已見機密急切利害大事欲具實封差人賫申朝廷竊慮路中失滯令不免渡江前来欲乘時速詣都堂面稟朝廷察其欺罔

乃重黜之會軍務擾攘事遂寢此乃紹興五年五月十三日張絢劾疏修入他書並無之

癸亥尚書左司員外郎兼御營使司參議官李承造直秘閣知筠州以言者論列故有是命　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泗州李成言所統軍衆天寒無衣令艱難之際府庫不充欲望量賜支絹以激戰士詔成所言忠能體國令户部輟絹二萬匹賜之初上遣賀子儀撫諭成成即令其將張琮赴行在又命舉人許道為表謝上曰

恨無李廣之無雙頗效顏回之不貳呂頤浩喜以琮為秉義郎召道赴行在琮自言本諸生乃以為成務郎使趣成入見道行至白塔市成追還之復以其衆叛琮遂歸詔以琮監温州酒稅琮安肅軍人道泗州人也

丁卯直龍圖閣福建轉運使程邁守太常少卿　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張公濟為尚書右司郎中　尚書金部員外郎王岡為御營使司叅議官岡無錫人呂頤浩之守揚也岡通判州事多所賛助頤浩德之至是外

召為郎尋薦對而有是命

已巳御筆朕累下寛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懐令聞東南和預買絹其獘尤甚可下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寛民力仍俵見錢違寘之法令尚書省榜諭　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胡舜陟為兩浙宣撫使司叅謀官徽猷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陳邦光為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沿江都制置使徽猷閣待制兩浙宣撫司叅謀官胡唐老知鎮江府舜陟邦光之除熊克小歷繫之十一月己酉按唐老實代邦光而日

歷四年四月壬辰有唐老母康氏乞恩澤狀云自宣諜移鎮江府十一月三日到任決不是初五日除日歷閏八月四日陳邦光知建康府九月七日陳邦光除刑部侍郎此亦差誤按建康知府題名陳邦光今年十月到任以時考之當是九月二十四日除日歷誤差一月今移附此但不知唐老何以許時方到官當考時舜陟以金人勢逼乃求為周望屬官呂頤浩從之浙東制置使韓世忠在鎮江或執舜陟以獻世忠數其棄城之罪縛於海舟之梔檣既而問之曰改除矣乃聽行

庚午詔休兵兼旬可涓日進發以尚書工部侍郎湯東野為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制置

使留御營統制官巨師古陳思恭李貴以所部守平江並受宣撫使周望節制始平江人猶幸駐蹕倚以為安及是皆失望於是有逺散之閩越者　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劄下京湖川陜轉運司時下差官權攝職任若犯入已贓其元差官並同罪從之　是日李成入滁州初知滁州向子伋聞有敵師乃堰滁河使環繞城下山水暴至堰成輙壞子伋令民輸財募工疊石穿孔灌以金汁會秋雨連日堰卒壞子伋率軍民徙居瑯琊山寨

五軍之士僅二千人猶慮不能守聞成在泗即移書招之成喜盡掠泗州强壯以行或謂子伋曰成包藏深險豈可與共居子伋悟遂却之成怒率兵入城屯於州治

辛未故直龍圖閣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浩黨籍待制已上第三十四人永州安置已見二年九月壬辰紹興六年二月己酉再贈

故延康殿學士沈積中追復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晝還合得恩數積中晉陵人宣和中知真定府上疏論不可取燕山童貫惡之奪其職至是三省以為言故有是命

壬申上謂大臣曰有爲朕言移蹕浙東人情未孚宜降詔具述初非朕意悉出宰執庶幾軍民不怨朕既爲天子當任天下之責舉措未當豈可歸過大臣王綯曰古之賢君不肯移災股肱無以過此熊克小歷載上語在癸丑今從日歷

遣御史趙鼎往杭秀諸州按察上聞浙東西諸州科率黄㦖且調民治道慮其擾人故命鼎先往仍許民間自陳其科率者皆還之

草澤天文耿靜言太微垣正午推步今歲熒惑躔次方在巳未應至太微垣上曰此人

不深知朕夜以星圖仰張殿中四更親起見其已至昨夜已退二度半呂頤浩曰宋景出人君之言三而熒惑退舍或者疑焉陛下寅畏天應之速如此信傳記之非虚也耿靜耿堅之姪紹興元年正月癸亥以從義郎樞密院幹擇官乞召耿進赴行在是夜潭州禁卒自城南縱火殺一兵官於市刼其將使為主其將譎之以入甲仗庫至子城反闔拒之郡卒焚東西城樓火市民居放火自馬軍營始馬軍營怨之出戰賊掠金銀遂自東門出瀏陽路城中大亂殺戮攘奪至旦

未息帥臣向子諲命通判州事孟彦卿趙民彦以將領馬軍等追之至醴陵攸縣間與鄉兵戰為寨栅所阻不能去遂招安歸至城門皆搜索而入畏其黨與不敢盡誅彦卿忠厚從父民彦燕人嘗為張覺叅謀者是也

甲戌戸部侍郎葉份請江浙湖廣福建成都潼川府利州路贍學錢糧並起發赴行在内川廣福建仍易輕賫京畿京東西淮南路贍學錢糧並借與漕司為軍期之用夔州路半給漕司半易輕賫從之　金陜西諸路選

鋒都統羅索大合兵渡渭侵長安是日經畧使郭琰遁去張浚行狀載琰棄長安在今年九月二十九日甲戌今附此趙甡之遺史繫之去年八月十二日甲午與此不同據史琰靖康元年四月自朝議大夫秘閣修撰除陝西制置觧鹽使不知今為何官職也

乙亥御營統制官巨師古所部建卒陳觀等謀為變焚營夜遁詔都統制辛企宗遣兵追捕至無錫縣盡獲之

是月兵部尚書謝克家罷為徽猷閣學士知泉州　殿中侍御史趙鼎為侍御史先是御史中丞范宗尹因奏事論鼎自司諫遷殿中非故事上亦嘉鼎敢言故有是

除　直龍圖閣知婺州黎確行左司諫諫院題名　謚鄽瓊

圍光州固始縣瓊相州人崛起於兵火中尚氣敢為衆所推伏至是轉寇淮右知縣事向宗輝悉力禦之按宋史繫

甲戌日　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閭勍以所部奉西京會聖宮祖宗神御南歸由蔡河而下至濠州守臣孫逸謂之曰太尉雖王臣而逸未嘗識面今為軍民計不敢開門勍曰勍奉祖宗神御而來守臣郊迎禮也逸乃朝服率屬吏遥拜於四望樓勍不能奪而去

初勍至渺河遇劇賊張用說使歸朝以其義女嫁之因以為中軍統領用遣其叅議官劉舜臣與勍偕行

是秋金國元帥府復試遼國及兩河舉人於蔚州遼人試詞賦河北人試經義始用契丹三歲之制初鄉薦次府解次省試乃曰及第時有士人不願赴者州縣必根刷遣之雲中路察判張孝純主文得趙洞孫九鼎諸人九鼎忻州人也宣和間嘗游太學陷金五年始登第熊克小歷稱九鼎陷金十年始登第蓋承洪邁夷堅志所書也非實金人以靖康元年陷河東至此始五年蓋誤記

耳

金左副元帥宗維禁隱藏被掠亡人士者罪死

初金人之始用兵也右副元帥宗傑建樞密院於燕京以劉彦宗主之左副元帥宗維建樞密院於西京即雲中府以時立愛主之彦宗初見元年正月辛卯立愛初見元年八月末金人呼為東朝廷西朝廷及是彦宗以病卒宗維乃併樞密院於西京以西京留守韓企先與立愛同主之宗維素念彦宗遂以其子筈簽書樞密院事又以通事高慶裔為大同尹山西兵馬都部署按原註作英宗廟諱同音今補以烏凌阿思謀權

太原少尹思謀即色呼美姪最賤宗維初起時色呼美方負薪宗維喜其才妻以㢊弟宗憲之乳母命為都點檢久之其門人洛陽吳士鼎為制令名宗維以思謀奉使有勞令樞密院白身差權少尹　金國樞密院分河間真定府為河北東西路平陽太原府為河東南北路去中山慶源隆德信德河中府名復舊州名去慶成軍名復舊縣名改安肅軍為徐州廣信軍為遂州威勝軍為沁州順安軍為安州永寧軍為寧州升樂壽縣為樂

壽州降壯平軍為永平縣　金元帥府禁民漢服又下令髡髮不如式者殺之青州觀察使李邈故為真定帥城陷入燕留金三年金欲以邈知滄州笑不答及髡髮令下邈憤詆之金人以檛擊其舌流血復吮血噀之翼日自祝髮為浮屠金人大怒命擊殺之邈將死顏色不變謂行刑者曰願容我辭南朝皇帝拜訖南向端坐就戮燕山之人皆為之流涕邈清江人家世業儒其母曾鞏女兄弟也登進士第累官部刺史以忤蔡京意畏禍

換右列死年六十九後秦檜還言其忠贈昭化軍節度使謚忠壯邈死不得其時附傳云建炎三年故附於今秋金人下令髠髮之後初宣武卒閭進從朱弁出使至是逃歸為邏者所獲西京留守高慶裔義而釋之進逃遁至三乃見殺進南鄉受刄而斃保義郎李舟者被拘髠其首舟憤懣一夕死此據朱弁奏不得其月日故附於慶裔除留守及金人下令後是時知代州劉陶執一軍人於市驗之頂髮稍長大小且不如式即斬之其後知趙州韓常知解州耿守忠見小民有衣犢鼻者亦責以漢

服斬之生靈無辜被害莫可勝紀時復布帛大貴細民無力易之坐困於家皆不敢出常慶和子守忠本燕人宣和末為石嶺關守將宗維兵至以關降因為金用

冬十月丙子朔詔諸路按察官自通判至監司歲具發摘過贓吏姓名置籍申尚書省以為殿最即有失按而因事聞者重譴之　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汪藻轉對請結故遼達實林牙以圖興復

丁丑金人侵蔡州守臣程昌㝢遣將時貴拒之敵留攻

七日而去既而賊田皐犯新恩縣昌寓命杜湛出擒之昌寓因留皐以為將此據昌寓奏狀及家傳參修昌寓所奏守禦事甚詳十一月乙巳朔有旨劄下江淮諸州為法文多不載日歷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量移人滕膺狀昨任京西運副建炎三年十月金人來侵蔡州知州程昌寓託病在假膺遂措置捍退與此不同當考

戊寅上發平江府自廵幸以來駕後諸軍多乘勢為亂至是詔駕後諸軍先發獨以禁衛諸班扈蹕由是平江得安此據錢復平江記

利州路轉運司奏辛企宗擅引兵過興洋庚辰詔諸軍

擅入川者依軍法

癸未上至臨安府

丙戌執政登御舟奏事呂頤浩曰陛下邇来聖容清癯恐以艱難聖慮焦勞所致然願以宗廟社稷付託之重少寛聖抱以圖中興上曰朕甞夜觀天象見熒惑躔次稍差食素已二十餘日須俟復行軌道當復常膳

庚寅上御舟幸浙東時内侍馮益以潛邸舊恩恃此頗恣與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争渡以語侵俊且訴於上

事下御史臺侍御史趙鼎言明受之變起於内侍覆車之轍不可不戒（孟紹興六年七月庚辰貶）郭仲威自楚州引兵至通州遂渡江至常熟縣兩浙宣撫使周望招降之仲威有衆數萬人望承制以仲威爲觀察使充本司統制官使將其軍屯虎邱山寺（日歷閏八月辛卯御營使司劄子魯珏聽杜充使喚此日後書郭仲威至通州受周望招安魯珏而下以次補官前後不同當考）

辛卯李成陷滁州先是李成攻瑯琊山寨知滁州中奉大夫向子伋遣僧智修持書遺成通好且犒師成不從

攻之益急寨中惟有澗水不足以供數萬人之食軍中皆食炒米多得渴疾於是往往越城而遁鵝鼻山高而逼成累土運薪填其坳處遂與城平是日賊攻城大肆殺掠溝澗流血成孰子伋殺之盡取强壯以充軍日歷辛卯李成陷滁州按此時滁州已移治矣向子伋事以趙甡之遺史修入

壬辰上至越州入居州廨百司分寓王明清揮麈録云上初過蕭山縣宗室趙不衰等迎拜道左上大喜顧左右曰符兆如是吾無慮矣命進不衰三秩晚朝謂宰執曰

朕自建康至此不無擾民欲赦所經州縣朕誠知數赦

非良民之幸但金人榜文要動揺民心使歸怨國家强使從彼因赦諭以朕意謂廵幸非出得已事定當議蠲除令詞臣深知此意

戊戌令東南八路提刑司歳收諸色經制錢赴行在一曰權添酒錢二曰量添賣糟錢三曰增添田宅牙税錢四曰官員等請給頭子錢五曰樓店務添三分房錢其後歳收凡六百六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紹興元年四月庚午可參考

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至興元上奏曰

竊見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於興元積粟理財以待廵幸願陛下早為西行之謀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計斯可定矣浚治兵興元欲易置陜右諸帥乃徙端明殿學士知熙州張深知利州充利州路兵馬鈐轄安撫使而以明州觀察使劉錫代之於是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去利州路兵馬鈐轄不兼利路置帥成都帥臣不兼利路自此始既而趙哲帥慶劉

錡帥渭孫渥帥秦於是諸路帥臣悉用武人矣錡錫弟也（行狀浚以十月二十三日抵興元故附此錫以今年七月除熙帥續成都記法原今年八月罷熙利鈐當是七月與深並命也哲錫渥之除皆未見本年月日且附此俟考）浚又以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本司前軍統制王彥為利州路兵馬鈐轄浚初至漢中問諸將以大舉之策彥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有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兵利閬興洋以固根本若敵人來侵則檄諸將帥互為應援以禦敵若不捷亦未至為大失也時浚之幕客皆輕銳

聞彦之言相視而笑彦以言不行即求去故浚因而授之彦為利鈐未必即在此月附此俟考是日金人陷壽春府時金人大起燕雲河朔民兵入邉又使萬戸尼楚赫布爾噶蘇大托卜嘉王伯隆等將女直渤海漢軍以完顔宗弼為統帥初鄧紹密既死淮西提點刑獄閤門宣賛舍人馬識遠代知府事識遠嘗使金金將知之南侵過城下扣城呼曰馬提刑與我相識何不開門司法參軍王尚功聞之夜見識遠説以迎降識遠拒不可府人籍籍言郡

守有異志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府事朝散郎王攄攄即自為降書啓城迎拜金兵亦不入城但邀識遠至軍中三日已而以其將周企知府事遂南行此據洪邁夷堅志增修志中通判無名今以日歷壽春府奏狀考之則王攄也餘見四年十二月癸未

修武郎宋汝為奉詔副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使金請和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汝為獨馳入金壁奉上國書宗弼怒命執之欲加僇辱汝為色不變曰一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詞死未晚宗弼顧

汝為不屈遂解縛延之坐且問其邑里謂左右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以金帛酒食遺之命引至東平見劉豫汝為曰願伏劍為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於所事宗弼亦感歎遂留之軍中此據宋氏忠嘉集修入集又云烏珠遣傔人三十輩護送汝為至京師則恐誤蓋此時京師未陷當是來年北歸時也今且云留之軍中更俟詳究

庚子金人侵黄州守臣直龍圖閣趙令㦍死之先是張用屯光州境内沿淮為柵上下百里盡収禾稼入寨中儲蓄甚富光州患之及是敵閒隆祐皇太后駐南昌欲

自蘄黄濟乃遣精騎五百直攻其寨用之衆數萬悉奔散金人遂焚用積聚徑趨黄州敵之未至也令㦤以内艱去詔移州治武昌縣命下而令㦤起復前一日辰刻敵至黄州守衙軍校晏興得其木笴鑿頭箭遣軍士潘明浮江白令㦤令㦤視之驚曰金兵也夜半以官軍渡江入黄州敵治兵攻城翌日城陷令㦤在西壁被執金人猶欲降之令㦤大罵曰汝輩侵陵中國殺害生靈我雖死不屈金人飲以酒令㦤揮之又衣以戰袍令㦤曰

我豈當此服金人曰趙使君何堅執如此今天下大半為大金所有若降當富貴令晟曰此膝但拜祖宗豈能拜爾金人怒以鞭擊令晟流血被面令晟罵不絶口遂敺殺之兵馬都監王達軍事判官吳源廵檢劉卓皆為所殺令晟守黄踰再歲羣盜丁進李成張遇貴仲正之徒俱不能犯至是卒以節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謚曰愍

辛丑張浚承制以朝請郎同主管川陜茶馬監牧公事

趙開兼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言蜀民已困惟榷率尚有羸餘而貪猾認以為已私惟不卹怨詈斷而行之庶救一時之急洩以為然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賣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聽民以米赴官自釀每一斛輸錢三千頭子錢二十二多寡不限數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變路舊無酒禁開始榷之舊四川酒課歲為錢一百四十萬緡自是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變酒紹興十五年七月乙巳減免　是日

金人自黄州濟江初金人得岸下小舟其數不多乃毁民居為筏以舟引之而行集英殿修撰荆湖沿江措置副使王義叔聞敵逼黄州引舟遁去敵遂渡大江凡三日濟江盡絶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在江州日與朝奉大夫韓梠置酒高會無有知敵至者比知之以為蘄黄間小盜遣前軍統制王德拒之於興國軍始知為金人至遂遁梠粹彦子（粹彦琦子故資政殿學士）宣和末為戸部侍郎責黄州安置於是敵自大冶縣徑趨洪州（大事記金之分道南侵也不惟）

廬州之李會濠州之孫逸和州之李鑄無為軍之李知幾真州之向子忞洪州之王子獻臨江之吳將之吉州之楊淵撫州之王仲山袁州之王仲嶷建康之杜充越州之李鄴譚州之向子諲荆南之唐慤或降或走而張浚劉光世之兵亦適矣豈獨江淮素無兵備哉亦習見兩河官吏被禍而無益寧畏敵而不畏義也

癸卯李鄴被旨造明舉甲每副工料之費凡八千緡有竒上召大將張俊辛企宗示之曰是甲分毫以上皆生民膏血若棄擲一葉甲是棄生民方寸之膚諸軍用之當思愛惜時王綯在側曰陛下愛民如此凡百臣下當體此意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斂人之財以為殺人之器聖人忍為之哉惟其扞敵禦難使斯民得遂

其生所利有大於所斂者此所以行之而不疑也茍輕棄之而扞禦之效無聞豈聖人之本心哉太上皇帝以此戒諭諸將孰敢不竭忠賈勇以靖國安民為任耶聖訓一發而愛民取將之方無得之嗚呼休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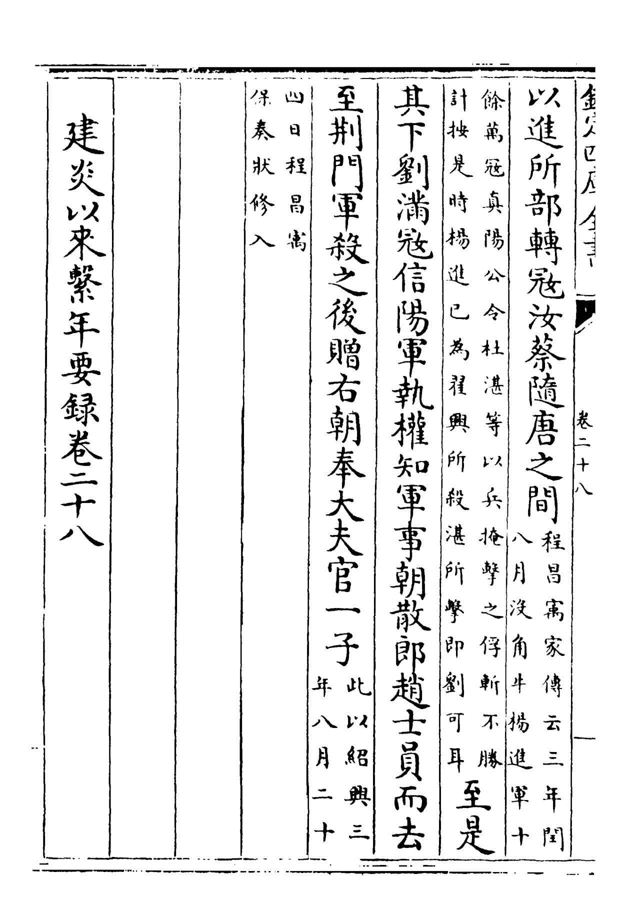
詔右諫議大夫富直柔遇事敢諫皆合大體艱難之中賴其獻替以裨朕躬可特轉一官報行天下使知朕優賢納諫之意

監察御史沈與求上疏論執政過失改為尚書兵部員外郎與求奏臣言茍不當宜黜不應得遷上行其言甲辰擢與求殿中侍御史與求論執政過失據附傳云耳未知所論為誰當考

是月盜入宿州保義郎權通判州事盛修己守節不屈為所害久之州人為之請遂贈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封表其墓此以紹興九年 月八日樓炤所奏修入奏稱斷修武等突犯州城未知斷修武為誰當求他書參考

江淮宣撫使杜充聞李成叛命神武前軍統制王𤫊以所部赴滁州𤫊留輜重於長蘆屯其軍於尾梁不敢進成遣輕騎五百劫其輜重不克會充遣宣撫司統制官岳飛為𤫊援遇賊於九里堽盡殪之既而聞金人大入𤫊不至滁州而還

楊進之死也其徒劉可



以進所部轉寇汝蔡隨唐之間程昌寓家傳云三年閏八月没角牛楊進軍十餘萬寇真陽公令杜湛等以兵掩擊之俘斬不勝計按是時楊進已為翟興所殺湛所擊即劉可耳至是其下劉滿寇信陽軍執權知軍事朝散郎趙士員而去至荆門軍殺之後贈右朝奉大夫官一子此以紹興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程昌寓保奏狀修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十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十有一月乙巳朔金人至廬州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淮南西路安撫使李會以城降先是王善自淮寧分軍由宿亳而南無駐兵之地遂犯廬州聞金人至乃移屯於巢縣既又以其衆降金遂拘善於軍中盡散其衆其將祝友張淵輩各以所部行自是兩淮皆被害

餘黨之擾矣　初閤門宣贊舍人韓世清在蘄州事祖見六月州人請以為兵馬鈐轄上許之仍以世清兼蘄黃光江州興國軍都巡檢使世清聞金人渡江是日將吏會於州治世清有酒意即取黃衣被兵馬鈐轄趙令晙按北盟會編作俊於東廳俾令晙即皇帝位令晙號呼不聽褫其黃衣知蘄州朝請郎甄采等共勸之世清乃止紹興二年閏四月辛丑行遣　知濠州孫逸聞金兵已渡淮即聲言往建康見杜充計事遂以州印付淮西兵馬都監王宗望按北盟會

編作張宗望而去充聞之即檄節制兵馬劉位權知濠州位招信人素豪强為鄉里所仗擾攘之際位聚集鄉民保守鄉井西北衣冠與細民多依之充在建康以位節制軍馬就統其兵至是付以州事

丁未以上至越州德音釋諸路徒以下因罷邠州歲貢火筋襄陽漆器象州藤合揚州照子之屬初未行鈔鹽以前兩浙民户每丁官給蠶鹽一㪷令民輸錢一百六十六謂之丁鹽錢皇祐中許民以紬絹從時價折納謂

之丁絹自行鈔法後官不給鹽每丁增錢為三百六十謂之身丁錢大觀中始令三丁輸絹一疋時絹直猶賤未有賠費其後物價益貴乃令民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軍興丁少遂均科之民甚以為患至是聽五等下戶以為半折帛半納見錢於是歲為絹二十四萬疋綿百萬兩錢二十四萬緡紹興十三年七月壬申所書可參考 勘會宋齊愈所犯當實於法然已經大赦祇緣憎愛之私致抵極刑可追復通直郎仍與一子恩澤勘會責授單州團練副

使昌化軍安置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緣累經恩赦特許自便綱行至瓊州而還　初京西制置使程千秋既軍襄陽有劇盜曹端者自京城聚衆擾於京西號曹火星千秋遣人招之屯於城下是時桑仲在唐州盡取彊壯為兵唐州之民在桐栢者先為董平攢集其不屬平者進退無所依皆盡室願歸於仲仲之衆漸盛遂自光化軍而南千秋亦招之屯漢水之北始范瓊討李孝忠至襄陽留五百兵戍守使東南第五將徐彥領之仲

故識彥嘗遺以二刀千秋怒其通冦是日南至諸將入賀酒三行千秋叱彥起席數其與仲通書之罪遂斬之仲怒引兵犯襄陽千秋命端出師并檄知鄧州譚究為援端與仲遇於高車急擊之仲敗稍引退會究遣騎兵來策應千秋賞其精鋭端愠遂率衆軍於中廬南漳之間仲諜知整衆復進至孛羅岡與馬軍遇崗地坡仰而有低林非騎兵之利鄧州兵大敗仲進薄襄陽千秋公安親隨兵未嘗歷行陣皆輕跳欲出戰千秋不許至於

再三乃令出戰親隨兵無器甲仲以馬軍數百伏路兩旁俟其過未盡即突出大呼令坐以棍杖次第敲殺之統制官貴仲正等聞之遁去千秋棄城奔中廬仲遂據襄陽千秋密遣人說端裨將王闢使殺端端軍多潰惟後軍李忠寨差遠獨不散自稱權京西南路副總管與其徒冠白巾聲言為端報仇千秋不可居乃自金州入蜀貴仲正以潰卒寇荆南兵馬鈐轄武功郎渠成與戰殺之提點刑獄公事李允文在郢亦不能守引所部往

鄂州於是京西列城皆為仲所據王之望記西事曰張浚用程千秋久之又疑其跋扈乃以郭永為檢察軍馬李允文為京西憲使左右挈其肘二人傾險輕躁欲得其處更謀撓之使不得有所為既又奪其便宜諸將以故解體遂至於敗按千秋為帥至此僅半年蓋未久也不知浚何以遽疑而抑之恐别有故姑附此當求它書考證之趙甡之遺史四年八月桑仲陷襄陽程千秋棄城走按四年六月九日知襄陽府王擇仁狀准宣撫使司劄子勘會程千秋李允文不務協和襄陽府郢州並各失守已落職罷本任王擇仁差知襄陽府據此則千秋失守張浚聞知乃命擇仁而擇仁已到京西然後申上是時道不通郵置往來必已更涉數月其失守必在今冬不疑但未知的實是何月日也今因斬徐彥事併牽連書之俟考

戊申尚書戶部員外郎陳戩守太常少卿新除太常少

卿陳邁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江東提刑司
奏自罷本路常平司取會到見管錢四十五萬餘緡糧
五十九萬餘石金帛三萬八千餘匹兩詔錢米仍舊樁
管其金帛並輸行在　是日完顏宗弼至和州守臣李
儔以城降（儔初見元年七月丙午）時奉使崔縱從行官屬盧仲自
北逃歸宗弼得歸朝官程暉令擕嫚書與仲皆赴行在

十二月壬辰至明州

己酉宣撫處置使張浚以便宜增印錢引一百萬緡以

助軍食其後八年間累增二千五十四萬緡後又置錢引務於秦州以佐邊用　是日金人陷無為軍守臣朝散大夫李知幾挈其帑藏與其民俱南歸歴陽縣丞王之道率遺民據山寨以守之道無為人也

庚戌金人攻采石渡知太平州郭偉率將士拒敵敗之翌日又敗之金人退攻慈湖偉又敗之敵遂趨馬家渡

辛亥江東南路轉運司言近旨江州建康府守臣並帶制置使止謂制置軍事不用常法處斷將士罪名及抽

取器甲兵級令江州制置司乃用制置二字行遣他州事務如刑獄財賦及差官權領州事竊慮州縣無以適從望仍令提刑轉運司用條行遣從之

壬子隆祐皇太后退保虔州前數日江西轉運司得報敵騎至大冶縣未辨蕃漢是月戊申會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馳輕騎以聞翌日乃知敵且至滕康劉珏共議奉太后及近上妃嬪陸行餘皆舟行百官從便路起發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制置使知洪州王子獻棄城遁走撫州衆

推土人朝請郎李積中權州事積中初見元年七月己丑於是中書舍人李公彦徽猷閣待制權兵部侍郎李擢皆遁司勲員外郎馮檝匿廬山佛舍郎官巳下多潛去者此據張延壽劾疏修入既而檝貽書光世勸以出兵掩敵大畧言此敵深入最兵家之忌又進則距山退則背江百無一利而敢如此横行者以前無抗拒後無襲逐如入無人之境故無所忌憚也非敵之能也觀村人之强壯者尚敢與之敵其間勝負亦或相半豈有國家素練之兵反不如村

人之强壯者但望風畏之耳實不足畏也太尉儻選精兵萬人厚立賞格自將而來洪州等處援救開一路令歸伏兵於前而掩殺之可使匹馬不還光世不能用

丙辰尚書左僕射吕頤浩奏宗支凋零之後欲望逐人各與添差監當一次州勿過七員縣勿過三員皆不釐務奉賜僕從視正官之半從之

丁巳金人陷六合縣又陷臨江軍守臣中奉大夫直祕閣吴將之遁去將之吴興人也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

蔣猷卒於昌國縣猷金壇人事上皇為御史中丞立朝有直聲及是避兵南來而卒特贈顯謨閣直學士謚莊定

戊午承奉郎致仕孫悟落致仕為通直郎假尚書兵部員外郎充大金軍前致書使承信郎卞信臣為忠翊郎假閤門祗候副之

金人至洪州權知州事李積中以城降紹興二年二月甲申葉夏卿劾疏乃云夏卿權通判總郡事率衆投拜當考時內侍邵成章居洪州金人名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大金富貴可

長享成章不從遂逼之以威屢欲殺之亦不從金人曰忠臣難得吾不忍殺復遣之金帛　賊劉忠犯蘄州蘄黄都巡檢使韓世清與戰破之忠遂轉入湖南先是東京乾明寺尼法静嘗偽稱柔福帝姬檢校少保保順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仲的聞而迎之會仲的被旨移司至宿州與忠遇仲的死仲的官職及死事日歷皆無之綸言集有仲的加檢校官制詞盖明受中所除也紹興二十一年六月辛卯士上奏仲的遇賊劉忠没於王事蒙聖恩與五資恩澤亦不云何月日當考法静為忠黨所掠世清得之法静自言已上皇

季女小字環環其母小王婕妤也世清疑焉即坐之堂上與守臣朝請郎甄采等朝服隅簾問其故法靜自言脫難之因且及往時宫闈間事世清信之遂以聞於朝采亦恐寇至不能守即與世清率所部護帝姬自江西赴行在是役也蘄春尉晏子開率射士迎敵為所殺忠又入舒州執朝請大夫通判州事孫知微而去知微不屈忠怒臠而食之後贈二人官録子孫有差四年十月忠方據白面山不知以何時入湖南也知微紹興三年九月壬子推恩知

庚申金人陷真州守臣向子志棄城保沙上其所携金帛悉為韓世忠所奪子志子諲弟初見今年三月

辛酉隆祐皇太后至吉州

壬戌金人自馬家渡濟江初完顏宗弼既破和州與叛將李成同至烏江縣尚書右僕射江淮宣撫使杜充在建康諜言成師老可擊充遽遣兵而金師已大入充聞敵且至以其兵六萬人列戍江南岸而閉門不出師無統一會將官張超失守敵遂過江充急遣都統制陳淬

督統制官岳飛劉綱等十七人將兵三萬人與戰又命御前前軍統制王𤤽以所部萬三千人往援敵破溧水縣尉潘振死之呂中大事記方其辛維揚也使經理兩河之計行則敵豈能越三關四鎮而擣淮及其渡江也使防淮之議不格則敵豈能越大江重湖而攻我哉朝廷棄三路如棄土梗棄兩淮如棄敝屣使敵入數千里如蹈無人之境不戰而敗不守而陷二百年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太半可勝惜哉

癸亥金人至太平州　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閭勍奉迎祖宗神御至越州詔奉安於天慶觀

甲子陳淬與完顏宗弼遇於馬家渡凡戰十餘合勝負

畧相當王𤩽引西兵先遁浮孤軍力不能敵還屯蔣山
水軍統制邵青以一舟十八人當金人於江中舟師張
青中十七矢遂退於竹篠港統赤心隊朝請郎劉晏以
所部走常州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在鎮江悉所儲之資
盡裝海船焚其城郭既聞敵南渡即引舟之江陰知江
陰軍胡紡厚待之先是𤩽部將輔逵在東陽被檄策應
𤩽與遇於中塗曰已失渡口遂與逵引其軍自信州入
閩所過大擾　是日知臨安府康允之言有歸朝官自

壽陽來報金人數道並進已自采石濟江朝廷以未得杜充周望報大懼詔侍從議之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汪藻中書舍人李正民議移蹕平江親督諸將拒敵緩急則登海舟避之宰相呂頤浩因率從官同對於便坐或謂且遣兵將或謂宜募敢戰士以行頤浩又乞自行議未決退詣都堂午間得周望奏且録杜充書言充在采石防江朝廷稍安然不知充已敗矣上未知韓世忠棄鎮江去命追世忠赴行在又欲令移軍常州呂頤浩

請以御筆召之上曰朕與世忠約堅守今聞急乃來頤浩固請遂遣中使賫詔召之議者又慮金人自江黄間渡江或趨衢信以逼行在

乙丑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傅崧卿為嚴信州防遏使募土豪集鄉兵以守衢信隘路命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王𦐂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姚舜明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郭亢悉以所募人聽崧卿節制崧卿取將必用儒術統制官侯延慶將前軍步汝霖

將後軍自將中軍延慶長沙人也　諜報敵自鄂州南渡有中使自洪州至云太后已往虔州　詔前知濵州向大猷為臣不忠屢為叛逆移文指斥罪狀深重可令越州領赴市曹處斬先是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宫儀既以所部留真州事見今年八月而徽猷閣待制劉洪道入朝言其在山東時事儀縊死傳首赴行在以其軍隸御營前軍統制王瓊洪道又與大猷偕來且奏其指斥之罪故抵死呂頤浩言洪道之才乃以為御營使司參議官洪道

除參議未見月日今併書之

丙寅從官入見慮敵騎不測馳突時殿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方自臨安來乃請以仲荀輕兵三千人從駕往平江府倚周望韓世忠兵為重仍令張俊兵以次進發上以俊重兵不可留遂決議皆行退命汪藻草詔書諭中外以將往浙西迎敵是日杜充聞軍潰欲乘舟出奔方開水門士民爭門不能出充使人諭之曰相公欲迎敵金人耳衆皆呼曰我亦往迎敵竟不能行而止於是

市井喧言杜相公枉殺幾許人及其警急乃欲先遁充懼命軍士人犒銀絹十匹兩時陳淬已戰死夜岳飛等皆引去上元縣丞宣教郎趙壘之統鄉兵迎敵死之紹興三年四月壬子贈壘之奉議郎與恩澤一資

詔海船擅載外國入貢者徒三年財物沒官此據慶元隨敕申明

丁卯詔曰朕纘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遠而兵民未撫不欲身陷於鋒鏑故包羞忍恥為退避之謀兾其逞志而歸稍得休息卑辭厚禮遣使相望以至願去尊

稱甘自貶黜請用正朔比於藩臣在建康則遣洪皓崔縱杜時亮在平江則遣張邵其為書指無不曲盡哀祈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近報金人一項自采石一項自黃州渡江生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兵聚於江浙之間朕已移蹕浙西為迎敵之計我將佐人民與其束手待斃不若併計戮力以存國家遂遣兵三千先行時敵已逼建康而行在未知也　金人至吉州知州事直龍圖閣楊淵棄城去隆祐皇太后離吉州至爭米市敵

遣兵追御舟有見金人於市者乃解維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耿信及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所領衛兵萬人皆潰其將傅選司全胡友馬琳楊皐趙萬王璭柴卞張擬等九人悉去為盜乘輿服御物皆棄之欽先孝思殿神御頗有失者内藏庫南廊金帛為盜所攘計直數百萬宫人失一百六十人惟忠與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劉玨皆竄山谷中兵衛不滿百從者惟中官何漸使臣王公濟快行張明而已金人追至太和縣太后

乃自萬安捨舟而陸遂幸虔州后及潘賢妃皆以農夫肩輿宮人死者甚衆從事郎三省樞密院幹辦官劉德老亦為敵所殺後官其家一人先是康珏為幹辦官汪若海何大圭所間二人不和遂有兵火之禍選初見元年十月乙酉若海初見元年正月丙午大圭初見元年六月庚午潰兵之作亂也知永豐縣承議郎趙訓之尉修職郎陳自仁為所害後贈訓之直秘閣自仁通直郎訓之後謚忠果時金分兵侵撫州守臣王仲山以城降拜金以其子權知州事令括管内金銀赴洪

州送納又侵袁州守臣顯謨閣待制王仲嶷亦降仲山
珪子仲嶷仲山兄也按宋史繫戊午日　兩浙宣撫司統制官郭
仲威以所部七千人屯通州海口　金人至六安軍知軍
事邊某降敵遣北軍三百人屯城中不殺不掠已又陷
建平縣　是日杜充引親兵三千絶江而北統制官王
進王冠猶以本部隨之時上遣内侍任源至充軍前道
梗不達以狀白充充即附奏以謂初乞御營諸將聽其
節制實無妄自尊大之意但欲人情相諳緩急可使令

者劉光世遠在九江不得使韓世忠近在鎮江不能使儻王𤫊有心報國當陳淬等接戰之際乘勢向前敵兵必敗豈有今日𤫊之不忠萬死有餘臣今在儀真檄召徐泗二州趙立劉位等集兵却廻鎮江以護王室此區區困獸之志也時充在真州寓天慶觀守臣向子忞勸充自通泰入浙欲與之偕行充有邪謀不聽子忞棄真州去充命冠知真州自為出陸計聲言往招信縣會劉位兵來援遂北行進登州人初為遞卒此據呂頤浩奏議後以

功補官充擢為宣撫使統制

戊辰贈故刑部尚書王雲觀文殿學士官親屬八人以新除吏部侍郎鄭望之言其死節也仍命所在訪其家屬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五年四月十四日雲子將任使臣乞恩澤狀修入

己巳上發越州次錢清堰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上謂輔臣曰充守江不利陳淬戰沒王璦擁兵南遁金國人馬必臨浙江追襲事迫矣卿等意如何呂頤浩曰臣有一策望聖意詳度斷在必行上曰如何頤浩奏金人以

騎兵取勝今鑾輿一行皇族百司官吏兵衛家小甚衆若陸行山險之路糧運不給必致生變兼金人既渡浙江必分遣輕騎追襲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敵既登海舟之後敵騎必不能襲我江浙地熱敵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上沉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卿等熟議來日召侍從臺諫至都堂參議可否庚午上遂回鑾王庭秀閑世錄云二十五日駕至錢清聞金人已渡大江二十六日駕回避敵己巳二十五日也李正民乘桴記云二十五日夜得杜充敗奏又康

允之奏人馬已自建康徑路趨杭州界遂倉卒回鑾按敵以二十七日辛未入建康十二月初始自廣德軍湖州界趨臨安府恐此時允之未應已奏敵至府界正氏所記或誤熊克小歷又因而書之當考晚次越州城下從官對于河次亭上侍御史趙鼎言衆寡不敵勢難與戰宜姑避之吕頥浩乃聚議航海新除吏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賛公事鄭望之後至獨謂自古興王未有乘舟檝者權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綦崈禮曰若別有策甚善不然捨海道將安之頥浩晚朝奏事上曰航海之事朕昨夕熟思之斷在必行卿等速尋船遂決

策移四明中興聖政張滙進論曰金人之至江南也朝廷豈不知敵所利者騎也我所利者舟師與步兵也江浙之地騎得以為利乎此皆騎之危地也舟師步兵之利地也金人有知豈肯致身於此耶若御駕親征諸路進討尚可取勝而乃朝廷自散為敵得志而去此失於退二也　按全論見是年十二月頤浩奏令從官已下各從便而去上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此據李正民乘桴記於是郎官已下或留越或徑歸者多矣　御史中丞范宗尹參知政事侍御史趙鼎試御史中丞二人皆嘗建議避敵故遂用之時密院惟張守獨員乃命宗尹兼權樞

密院事宗尹兼樞它書無有紹興四年五月十五日樞密院客司供到下項建炎年參知政事范宗尹兼權樞密院事且附此當求它書考其月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周望同知樞密院事仍兼兩浙宣撫使總兵守平江府殿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為兩浙宣撫副使與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並守越州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從上行以俊為浙東制置使　尚書祠部員外郎萬格為監察御史格之除日歷不見此據本臺題名　格鄱陽人也

辛未遣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樞密院提領海船張公

裕往明州募舟戶部員外郎宋輝往秀州自海道運錢糧赴行在公裕開封人故省吏輝敏求孫也敏求平棘人元豐龍圖閣直學士是晚上詣都堂撫諭將士移御舟過都泗堰不克上命斧碎之　是日金人陷建康初完顏宗弼既濟江士馬皆集遂鼓行逼城下戶部尚書李梲與守臣顯謨閣直學士沿江都制置使陳邦光具降狀遣人即十里亭投之宗弼喜曰金陵不煩攻擊大事成矣宗弼入建康邦光率官屬出門迎拜通判府事奉議郎楊邦乂

邦乂初見元年五月不從大書其衣曰寧作趙氏鬼不為它邦臣既見邦乂獨不拜宗弼不能屈翌日遣人說邦乂以舊官許之邦乂以首觸堦求死金帥張太師者止之邦乂又遺金書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幸速殺我方邦光出城投拜也居民爭出城取蔣山路而去金人馳騎往蔣山遮其路約居民復回城中

壬申光澤縣射士與金人一騎至邵武軍言大軍千餘人且至守臣朝請大夫張髦斬其首以聞既而髦以州

事委寓居官陳直方而行閩中大震

癸酉晚上發越州雨始作自是連雨泥淖吏卒暴露不勝其苦兩浙轉運副使直顯謨閣陳谷瑞排頓得豬肉六百斤炭千二百斤以給衛士日歷上發越州在壬申谷今從李正民乘桴記瑞莆田人也　是日金人侵建昌軍先是金人既陷撫州遣人賫檄諭降守臣方昭慮為軍民所脅以印授承事郎通判軍事鼂公邁而去未幾公邁亦以募兵為詞而出衆推承信郎兵馬監押蔡延世以守公邁任城人

嘗為少府監主簿延世建昌人本太學諸生先是金人既入洪遣十人持檄至城下延世盡斬之及是敵兵臨城問十人所在延世示之以其首金人怒求戰延世擊卻之公邁歸延世拒不納遂領軍事公邁坐罷去晁公遡撰

公邁墓誌通判建昌軍未至建昌女真虜劉豫章臨川遂命攉知撫州女真始去公私掃地赤立盜發其傍州人惴恐乃誅豪彊撫鰥寡盜聞其聲不敢犯或者毀其功以為罪呂頤浩當國銜前在發運使爭公事奏免所居官按此與日歷所書全不同蓋私家傳誌類多失實今不取

甲戌奉議郎通判建康府楊邦乂為金人所殺前一日

金師張太師與李棁陳邦光燕樂方作召邦乂立堂下邦乂見棁邦光叱之有劉團練者取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毋多言欲死趣書死字示我乃信邦乂奮前奪吏筆書字曰死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是日完顔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望見大駡宗弼大怒擊殺之剖腹取其心邦乂死年四十四附傳邦乂死節在十一月庚申按庚申金未渡江當考初贈直秘閣官其子二人賜田二頃後謚忠襄紹興二年正月再贈

是月張浚至秦州才數日即出行關陜參議軍事劉子羽言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涇原兵馬都監兼知懷徳軍吴玠之才於浚玠亦素負才畧求自試浚與語大恱擢為統制又使其弟進武副尉璘掌帳前親兵　淮西兵馬都監王宗望在濠州以孤城難守遂率官吏請降金以其將孫興知濠州廸功郎陳浩然同知州事且屯壯軍五百興燕人浩然夀春幕官也興等既入城但改天會之號其餘一無所問由是居人稍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十有二月按是月乙亥朔戊寅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胡唐老為軍賊戚方所殺方勇悍善射初為教駿卒軍興盜起在九朶花行伍中未知名方殺其為首人遂率衆歸建康投杜充充以為准備將建康失利諸軍皆散方率潰卒數千走金壇縣時鎮江無

兵獨倚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軍為重世忠既去唐老力不能拒因撫定之方欲引兵犯臨安安言赴行在請唐老部衆以行唐老不從為所害主管安撫司機宜文字廸功郎鄭凝之亦以兵死後贈唐老徽猷閣直學士諡定愍官凝之家一人凝之戩孫也

己卯上次明州提領海船張公裕奏已得千舟上甚喜王綯曰豈非天邪先是監察御史林之平自春初遣詣泉福名募閩廣海舟為防托之計事見二月辛酉故大舟自閩

中至者二百餘艘遂獲善濟時閩廣大船皆委之諸司而右文殿修撰廣東轉運使趙億所募舟先至上手詔嘉賞億抃曾孫也抃西安人熙寧參知政事駕至明州日歷在初二日丙子而李正民乘桴記在初五日己卯王庭秀閩世錄在初七日辛巳正民時為從官所記必不誤今從之徽猷閣直學士王序知鳳翔府寶文閣待制程唐為陝西路都轉運使不許辭免如違重行竄責序榮德人欽聖憲肅皇后姊子也二人在宣和間皆事近倖以進蜀人鄙之序已見元年六月

辛巳金人陷廣德軍時完顔宗弼既得建康區處已定乃率衆自溧水路徑趨臨安道路之人但知潰卒為亂不虞金人之至也金游騎至廣德軍知軍事周烈遣人迎之且許其犒軍約以毋擾宗弼偽許之俄頃傳箭至掐其投拜烈大驚索馬而奔遂陷其城烈為金人所殺

江東宣撫使劉光世自信州引兵之南康軍此據光世四年二月狀修

是日戚方侵常州入其郛守臣周杞守子城拒敵遣赤心隊統領朝請郎劉晏與戰翌日破之方乃去

壬午起復直龍圖閣御營使司參議官李廸試尚書戶部侍郎　金人侵安吉縣知縣事曾綽聚鄉兵往石郭守隘或視其矢曰金人也鄉兵皆棄紙甲竹槍而遁金人入縣遂焚之綽肇子也肇布弟元符末翰林學士　江淮宣撫司潰卒李選號鐵爪鷹與其徒數千人攻陷鎮江府此據日歷壬午日書但日歷又云就杜充招安此時充已離真州恐誤趙雄撰韓世忠碑又云烏珠北還王提兵邀之先降其將鐵爪鷹李選此蓋誤或是選先降烏珠其後又為世忠招降然實非金將也　是日定議航海避敵執政請每舟載六十衛士人不得過兩口衛

士皆曰我有父母有妻子不知兩者如何去留訴於主管禁衛入内内侍省都知陳宥宥不能决宰相吕頥浩入朝衛士張寶等百餘人遮道問以欲乘海舟何往因出語不遜頥浩詰之曰班直平日教閲何嘗有兩箭上貼今日之事誰為國家死戰者衆欲殺頥浩參知政事范宗尹曰此豈可以口舌争引其裾入殿門門閉衆不得入上謂輔臣曰聞人情紛紛不欲入海緩急之際豈可如二聖不避敵坐貽大禍令以御筆諭之頥浩與參

知政事王綯捧御案近御座前上御翰墨撫諭中軍人情稍定遂山呼於殿門外上密諭宰執曰此輩欲沮大事朕今夕伏中軍甲士五百人於後苑卿等翌旦率中軍入朝捕為首者誅之顒浩退密諭中軍統制辛企宗及親軍將姚端令陰為之備

癸未執政早朝命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部兵在宮門防變而中軍及姚端已整齪於行宮門外二府引中軍入遇直宿兵衛皆擒之其徒驚潰或升屋或踰墻遁

走上自便殿御介冑引伏兵出彎弓手發二矢中二人墜于屋下其衆駭懼悉就擒上命召順浩至都堂詰為首者以奏其餘皆囚之趙甡之遺史云車駕欲幸明州有班直數十人出語不遜吕頤浩冒雨著泥靴彈壓之班直理屈往往跳水而死與史不同今不取是日完顏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歎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知餘杭縣曾悬知是金人乃與丞徐聿成率父老具香花迎拜悬鞏孫也鞏布兄元豐中書舍人時尉楊汝為在徑山寺請監寺僧為統領官率强壯以

拒敵主僧梵仁從之

甲申誅衛士張寶等十七人於明州市景福殿使昭德軍承宣使入内内侍省都知主管禁衛陳宥責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除行門外其衆降隷諸軍宥官職日歷不書今以紹興元年十月四日刑部叙官狀增入

乙酉完顔宗弼至臨安府錢塘令朱蹕蹕已見二年九月壬辰率民兵逆戰傷甚猶叱左右負已擊敵守臣浙西同安撫使康允之未知為金人遣將迎敵于湖州市得二級允

之視之曰金人也遂棄城遁保赭山時直顯謨閣劉誨自楚州赴召王明清揮麈第三録云誨棄城走行在今從趙甡之遺史在城中軍民推之以守

戊子朝奉郎知明州張汝舟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宜州觀察使張思正為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屯明州日歴張思正除浙東宣撫使明州駐劄按此時郭仲荀以殿帥為宣副恐思正不應在其上紹興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刑部檢舉叙官狀云前任浙東副總管為失守明州降官居住今從之　尚書戶部員外郎宋輝直徽猷閣充江淮等路發運副使日歴書除

直龍圖閣誤也輝明年正月乃除直龍圖　直秘閣陳汝錫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應副防遏使司錢糧時防遏使傅崧卿在浙東宣教郎江惇禔以客從潰兵踵降州縣無見儲或請賦諸民以給惇禔持不可卷發封樁錢粟賦之汝錫縉雲人惇禔蘭溪人也　朝請郎劉晏直秘閣依舊常州防托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樞密院提領海船張公裕落階官　徽猷閣待制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知明州留尚書戶部侍郎李廸於越州俾調軍食

己丑上幸定海縣御樓船參知政事張守收後前一日臺諫請對上諭以不得已之意夜諜報敵逼臨安知越州李鄴奏至是日天雨羣臣入朝至殿門有旨放朝惟執政入對上於御袍中出鄴奏示之既退上自州治乘馬出東渡門登樓船宰執皆從之上登舟幸海日歷在是月十一日乙酉李正民乘桴記在十五日己丑王庭秀閑世録在十六日庚寅日歷又云甲申上出李鄴奏金國人馬已渡浙江按初十日烏珠未至臨安日歷恐誤今從乘桴記詔止親兵三千人自隨百官有司隨便寓浙東諸郡時上既廢諸班直獨神武中軍

辛永宗有衆數千而御營使吕頥浩之親兵将姚端衆最盛上皆優遇之晚朝二府登舟奏事參知政事范宗尹曰敵騎雖百萬必不能追襲可以免禍矣上曰惟斷乃成此事是也　詔行在諸軍支雪寒錢自是遂為故事　是日金人陷臨安府初完顔宗弼既圍城遣前知和州李儔入城招諭儔與權府事劉誨善至是受其指揮來見二人執手而言儔欷歔不能止有唱言誨欲以城降金者軍民因殺誨是晚城陷錢塘令朱蹕在天竺

山亦遇害後贈誨直龍圖閣　張滙進論曰靖康之初金人初至京城時在内則城高池深兵食兼足在外則諸路勤王之師霧合雲集四方忠臣義士雖素不預軍籍亦皆横身扼腕自備器甲效命登先圖報國家二百年德澤朝廷以天下之勢當一烏合深入之敵亦未足為慮也復茍擴目前之急不顧後日之患許割地以議和敵既去官軍從之北行若用种師道夾河三戰之策敵衆無噍類矣時以親王宰臣在敵中使命絡繹道路

約束諸軍不得少有犯敵敵至內邱有數騎輙犯官軍已斃數人官軍束手不敢擅動內有一卒不勝其憤輙擊殺一人適會使命在軍目覩其事統制馬忠恐使命回告朝廷遂斬其卒以徇且傳首於敵自後敵時以數騎張弓注矢戲犯官軍官軍避之敵以為笑以至與敵馬尾相繼隨之出塞無敢誰何由此勤王之師莫不解體故不踰半年復敢侵掠至百雉戒嚴而天下勤王之師無向戰之心者此失於和一也至京城之陷若御駕

親征率軍將整陣而出亦足以當敵突圍而出亦足以脫敵矣何則軍民雖非願戰然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故韓信背水以破趙田單鑿城以撃燕是也設若不能出城但收兵退保舊城次遣使卑辭厚幣許割地以退兵且曰捨此則有死戰而無生降之理兼外城初失我軍必有縋城得脫者但有一二人得脫則四方勤王之師定相傳播不無知京城已陷御駕已出或御駕退保舊城則勤王諸師孰不奮身赴難爭先救

主耶彼雖有破城之勢然内有決死之敵外有必救之兵内外受敵茍不釋去則我與和此自然之理也或曰城既破矣豈能整陣而戰突圍而出及退守舊城耶臣曰不然蓋京師與邊城異邊城郡邑其内守城之軍不若攻城之敵之盛也所恃城而已城池既失衆寡不敵不為敵降則為敵害矣而京城侍衛之兵守埤之士不下十萬尼瑪哈斡里雅布兩路之兵共無六萬至如城破其勢亦足以拒敵也何必淵聖速出見敵耶譬若御駕

親征遇敵於路亦無城池矣焉有謂我方行而以無城池可依更當棄六軍以單騎入敵陣願議和邪而城陷三日之間淵聖已幸敵營不惟城為敵陷又自無其朝廷也由是在內軍民在外勤王之師已成失國之人矣孰有禦敵之心哉此失於和二也至建炎二年春尼瑪哈攻揚州時御營之師必有十萬而尼瑪哈止有五六千騎自建炎二年秋九月離雲中下太行渡黎陽攻澶濮山東諸州郡以至于揚州可見疲勞之甚矣此強弩

飈風之末無足畏也兼是時兩河州郡尚有未陷者山東州郡十陷二三人心未安糧道未集盜賊蜂起而不顧後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見其無知之甚也時若我師乘其遠來新至行列未定而擊之可也或則深池堅城拒而勿戰以剉其銳以沮其意且多方出兵邀其出掠者彼萬里孤軍後無委積忌於相持利於速戰求戰不能糧道不繼又且野不能掠以此制之其遁必矣俟其既遁襲而擊之搶而縱之皆可也而乃望風之際車

駕渡江六師自潰為敵乘之席卷而去此失於退一也至是烏珠之侵江南也朝廷豈不知敵所利者騎也我所利者舟師與步兵也江浙之地騎得以為利乎此皆騎之危地也舟師步兵之利地也烏珠有知豈肯致身於此邪若御駕親征諸路進討烏珠之敗必矣而復望風之際車駕泛海朝廷自散為敵乘之得志而去此失於退二也凡此四者非敵之善乃我靖康之兩和建炎之兩退所自致也大抵朝廷自來每自視如火視敵如

水謂火必不可以敵水既以此處之焉有不為敵勝邪此當時失於料敵不知彼我之過也不然則真廟之時值契丹蕭后用兵澶淵若真廟不戰而和不戰而退則景德之元已有今日之事矣張匯本末見紹興十年正月丙戌進論在十三年八月按張滙此論其畧已分見於本年二月壬子十一月己巳各註此處疑為後人攙入今姑依原本存之

庚寅從官以次行吏部侍郎鄭望之以疾辭不至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汪藻以不便海舶請陸行以從許之於是扈從泛海者宰執外惟御史中丞趙鼎右諫議大

夫冨直柔權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綦宗禮太常少卿陳戬六人而昕夕密衛于舟中者御營都統制辛企宗兄弟而已時留者有兵火之虞去者有風濤之患皆面無人色

辛卯上次定海縣有傳金使至者上不欲令朝行在即遣參知政事范宗尹還明州俟之留御史中丞趙鼎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參議軍事日歷載上語云鼎為御史嘗建議與金畫江為界按此日歷乃秦檜領史院秦熺為秘書少監時所修張孝祥嘗乞刪改疑未可盡信姑附著此更俟考

云詳且令宗尹盡䕶諸將壬辰宗尹等至明州乃盧仲等

自和州來所攜國書語極不遜宗尹遂不奏

癸巳上至昌國縣杜充所遣屬官直徽猷閣陳起宗至

言充敗欲引衆趨行在而路不通是日范宗尹聞臨安

陷復還見上于舟中

甲午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眉州防禦使知南外宗正

事士樽言自鎮江募海舟載宗子及其婦女三百四十

餘人至泉州避兵乞下泉州應副請給許之於是秘閣

修撰知西外宗正事令慮亦自泰州髙郵軍遷宗子等百八十人至福州避兵已而又移潮州士樽邭康孝王仲御子也

乙未潰兵杜彦自袁州入瀏陽遂犯善化長沙二縣朝散大夫通判潭州孟彦卿率軍民拒之手殺數人賊勢挫欲遁而民兵有自潰者賊遂乘之擒彦卿持其首以告所掠民兵曰此會厮殺孟通判首也因遂殊其支體賊亦逃去直秘閣添差通判州事趙民彦領兵追之與

之大戰殺傷甚衆初民彦依山為陣而鏖戰山下偶為閒人折其陣中認旗衆謂民彦已敗遂潰民彦為賊所擒斬之陣前賊乃去事聞並贈直龍圖閣彦卿民彦已見九月壬申龔順正中興忠義録云二人以拒金人死節葢承會要之誤其後朱熹乞為二人立廟狀從而因之今不取

是日金人屠洪州先是金帥烏瑪喇太師烏瑪喇太師陷洪州他書不見惟葉夏卿劾疏有之留洪州月餘取索金銀寶物百工伎藝之屬皆盡金使至分寧縣知縣事朝奉郎陳敏識斬其首謂邑人曰欲降先殺令因與民死守時尚書郎侯懋李

幾等三人避地不及聞敵屠城潛伏于城南隅民園之梁上僅得免翌日敵引兵去卒不入分寧境而還

丙申浙西制置使韓世忠以前軍駐通惠鎮日歷作青龍鎮此時已改名通惠紹興元年九月甲戌方復舊名史誤也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

世忠知金人不能久大治戰艦俟其歸而擊之 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至明州時已無舟可載俊上奏乞海舟朝廷欲其且留拒敵報以方聚集遣行上賜俊手書許以捍敵成功當封王爵俊納俠士劉相如之

策遂留以抗敵相如若初以募人入衛王室樞密院借補承事郎及是揭榜通衢勸諭迎敵士皆思奮熊克小歷稱俊納隱士劉相如之策遂留以抗敵此據林泉野記所書也考相如本末不可謂之隱士今不取俊軍士在明頗肆擄掠時城中居民少遂出城以清野為名環城三十里皆遭其焚刼　資政殿學士新知鼎州范致虛薨于岳州　賊成皐寇婺州州學教授孫邦請率兵擊賊守臣集英殿修撰沈晦從之邦率民兵數百出城大敗而還晦將斬邦以徇既而釋之浙東防遏使傅崧

卿在城中乃單騎造旱說以忠義旱遂降

丁酉上謂輔臣曰昨者從官同詰都堂鄭望之獨謂自古興王未有乘舟檝者所論未為通方吕頤浩曰望之以謂告後至不知衆人所論王綯曰自崇寧以來大臣專權不容立異比者會議都堂更相詰難各盡所見無所顧避臣不意十數年後復見此氣象皆陛下優容忠讜所致望之自守所見乃朝廷之福也於是望之奉祠而去望之奉祠無職名必以論此事不合也日歴全不載吏部題名在十二月故因上語遂書之或即此

日事也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皆當世名臣慶歷間同立於朝恊恭和衷佐佑王室至於議論之際則各相可否不為苟同衍欲罪滕宗諒仲淹則爭之仲淹請備邊弼則以謂契丹必不至尹洙號仲淹之黨及爭水落城事琦則是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洙非非固相違也各極所見歸於憂國愛民之心而已仁宗皆倚之為治不以其異同而有去留焉蓋天下之事安危成敗藏於幾微之間豈一人之智所能盡惟議論往來可否相濟而後歸于至當故事無遺策自熈豐間大臣惡人異已有立議論者必力排而去之厥後士大夫皆為身謀無敢持異議於其間直臣賢士雖有忠謀讜論弗克上聞此風一行歷數十年不能變馴至靖康之禍皆人臣尚同之罪也豈朝廷之福哉鄭望之之異論是宜太上皇帝包容而不之罪也聖訓嘗云朕仰惟仁宗皇帝當時立政用人之事當置之左右朝夕以為法於斯見之

戊戌金人陷越州初兩浙宣撫副使郭仲荀在越州聞敵陷臨安遂乘海舟潛遁知越州充兩浙東路安撫使李鄴遣兵邀擊於浙江三捷既而寡衆不敵鄴乃用主管機宜文字宣教郎袁潭計遣人賫書投拜敵引兵入城以巴哩巴為守親事官唐琦袖石擊巴哩巴不中詰之答曰欲碎爾首死為趙氏鬼耳巴哩巴曰汝殺我奚益胡不率衆救汝主琦曰在是惟汝為尊故欲殺汝耳巴哩巴歎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琦顧鄴曰汝

享國厚恩今若此非人也聲色俱厲不少屈巴哩巴殺之後為立祠名旌忠熊克小歷云親事官唐寶袖石擊烏珠不中死之蓋因日歷所書而誤為烏珠也按會要及常寘封事皆作唐琦又琦所擊乃巴哩巴太師寘封事所言甚詳當以為信趙甡之遺史云烏珠在越州乘馬往來市中班直唐琦憤怒以石擊之被執罵不絕口亦罵李鄴降敵不忠被殺以王庭秀所記焚明州事考之疑烏珠未嘗過江又兩浙轉運司體究王翻死事狀亦云金將巴哩巴令翻權州趙甡之恐誤初鄴之降也提點刑獄公事王翻遁居城外寮吏皆迎拜朝散郎新通判温州曾怘監三江寨獨拒敵不屈敵驅翻至城内執怘併其家殺之惟稚子宏得免怘

昰兄也事平特命悳弟愻及宲以官王明清揮麈第三錄越州李鄴既降通判曾悳不屈而死全家被害獨乳婢抱一嬰兒獲免事平詔特贈悳直秘閣命其弟愻子宲以官日歷紹興四年二月壬午承議郎曾思狀云兄朝散郎新通判福州悳於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經越州申乞致仕乞將致仕恩澤奏補兄男宲吏部勘會本官未赴任間因浙東提刑司差監越州三江寨與敵抗拒不屈被害身亡承敕時與一資恩澤了當奉聖旨特與致仕恩澤一名攄此則悳非本州通判明清小誤又所云贈直秘閣亦不見於史當考

初上在越州遣選鋒將梁斌張進以所部屯諸暨縣及是金使人招之二人皆欲投拜其下不從乃與腹心數十人入城降敵既而張俊招其衆至溫州

遂留麾下比敵去斌進復歸朝廷亦善待之於是屬邑不降者惟崠縣宋宗年而已宗年事以紹興元年九月乙巳御史臺狀修入

是日遣權戶部郎官李承造往台州刷錢帛熊克小歷載承造之行在癸巳今從李正民乘桴記

己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湯東野奏杜充自真州至天長軍與劉位趙立會合先是立以右武大夫忠州刺史知徐州朝廷聞金人南侵詔諸路兵援行在立以徐州城孤且乏糧不可守乃率將兵禁兵民兵約三萬

人南歸會知楚州劉誨已赴名宣撫使杜充以楚州闕守命立率所部赴之立至臨淮被充之命兼程至龜山時金左監軍昌圖圍楚州急王銍撰立傳云托落郎君圖楚州即達蘭而音誤也今正之立斬刈道路乃能行至淮陰與敵遇其下以山陽不可往勸立歸彭城立奮怒嚼其齒曰正欲與金人相殺何謂不可乃令諸軍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先登自旦至暮且戰且行出沒敵中凡七破敵無有當其鋒者遂得以數千人入城而後軍孟成張慶皆以所部渡淮北

去方其入城也立口中流矢貫其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軍士皆憩而後拔其矢立之未至也通判州事直秘閣賈敦詩欲以城降至是乃止立入楚州趙甡之遺史繫之十一月王銍撰立傳云四年正月權知楚州未知孰的也熊克小歷載之五月末實甚誤前已辨之日歷湯東野奏十二月初九日徐州趙立差使臣來杜充府投下文字稱劉位兵馬未肯放令過淮杜充指揮令放渡過據此則立入楚州當在十二月末間今因東野奏杜充事附見李鄴之未降也上奏言金分兵自諸暨趨嵊縣徑入明州是日奏至乃議移舟之溫台以避之

庚子上發昌國縣先是金分兵侵餘姚知縣事李頴士募鄉兵數千列旗幟以捍敵把隘官陳彦助之敵既不知其地勢又不測兵之多寡為之彷徨不敢進者一晝夜繇是上得以登舟航海進頴士兩官擢通判越州頴士閩縣人也此以李正民秉桴記王明清揮麈第三録參修明清以為大駕由是得以自定海登舟恐誤蓋上以此月己丑登舟次定海縣是時敵未渡浙無由遣兵餘姚蓋上在昌國縣而金兵至餘姚頴士能孽却之耳今畧修潤附入

辛丑上艤舟白峯寺自是連日南風舟行雖穩而日行

僅數十里云

癸卯浙東制置使張俊與金人戰于明州敗之先是金遣兵追襲乘輿至城下俊遣統制官劉寶與戰兵少却其將党用邱横死之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皆殊死戰沂中師中初見元年正月辛卯密初見元年正月戊午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率所部以舟師來助知州事劉洪道率州兵射其傍遂大破敗之殺數千人敵自城下呼請遣人至寨中計事俊令小校徐姓者往敵釋甲與語欲如越宮

吏投拜俊拒之趙甡之遺史云烏珠親追乘輿至明州而還按王庭秀閱世録金陷明州請於臨安之大帥注云大帥乃四太子據此則烏珠未嘗渡江也庭秀鄞縣人所聞必審今從之　中興聖政龜鑑曰明州之戰金自高橋攻西門併兵並進勢亦亟矣張俊忠義實奮發於下令軍中之時始則清野閉闗以拒其來終則開門迎敵以挫其鋭中興戰功自明州一捷始敵自入中國以來未有一人敢嬰其鋒至此而軍勢稍張矣

是月隆祐皇太后命統制官楊琪軍臨江軍張忠彦屯吉州以為行宫聲援忠彦河東人初以効用出身太原之破遁入五臺山後隸楊惟忠權中軍統領至是以所

部屯盧陵就領州事　金陝西諸路都統羅索將數萬衆圍陝府守將李彦仙悉力拒之初彦仙在陝增陴浚隍利器械積糧食鼓士氣且戰且守人心益堅固可用又嘗渡河與敵戰蒲解間民皆陽從敵而陰歸彦仙敵必欲下陝州然後併力西向彦仙亦自料金人必併兵來攻即遣人詣宣撫處置使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即空城渡河北趨晉絳并汾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由嵐石西渡河道鄜延以歸浚不從浚貽書勸彦仙

空城清野據嶮保聚俾敵無所掠我亦無傷俟隙而動庶乎功可成彦仙亦不從守城之意益堅至是羅索貝勒尼楚赫及知府州折可求合兵來侵彦仙以死拒之且告急於浚　李成知金人已南渡自滁州率衆往淮西時成之黨周虎據蕪湖水軍統制邵青與戰一日七敗參議魏曦以小舟覘戰於中流既而告青曰吾知所以勝矣彼以紅巾軟纒與我之號一同故與戰則不能分彼我所以必敗宜易其號則勝矣青然之乃令其徒

更作鑚風角子一戰勝虎青遂據蕪湖　初杜充之衆既潰其統制官岳飛劉經自芳山引衆入廣德軍後軍扈成駐于金壇縣為戚方所殺

是歲臨高澄邁縣人陳韜鄧文等聚衆作亂官軍討平之此以紹興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明槖申省狀修入　諸路斷大辟三百二十四人

戶部言兩浙路戶二百一十二萬二千七十二口三百五十六萬七千八百成都府路戶一百一十三萬一千四百八十九口三百二十六萬九千三十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